青樓夢/4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青樓夢

◀上一回

第四十回　武雅仙訂盟洪殿撰　章幼卿于歸張觀察

下一回▶

話說挹香自從二十四日同拜林進京會試，先在保和殿覆試，卻考了一等三名，拜林亦列前茅。到了會試正場，正欲打點掄元，誰知路上受了些風寒，竟生起病來。握挹香本來功名心澹泊，如今覆過了試，也算交代了，便告病回吳。拜林命家人們留心一切，河梁送別，挹香駕舟而歸。拜林依舊在京考試。吾且不提。

且說挹香一路上就地延醫，服了幾劑風寒藥，漸漸復原。二十一日，舟抵吳中，登岸回家，稟知父母。鐵山道：「功名遲速是有其時，不可強求也。」重新替他延了醫生，服了些補藥，到了二月朔，挹香強健如初。

是日太氣溫和，出外閒步，迤邐而行，已至武雅仙家。進門不見雅仙，心中疑甚，入內遇假母，詢其故。假母道：「自從老爺會試去後，臘月底來了一個洪大人，榜名勻金，卻是新科狀元，他從學憲任上回來，要娶一個絕色姬人到京作伴。見了我家雅仙女兒，十分情摯，彼此傾忱，願出白銀千兩。老身要他了二千兩，他說甚麼：『如此美人，不要說二千兩，就是四千兩也不為貴。但我此時因看他淪落花前，十分不忍，我本欲納一姬人，故而與你商量。一千兩銀子，我也不算你女兒的身價，無非償你數年撫養之意。你既不允，也就罷了。』嗣後我也不放在心。敦知停了三日，洪大人命家人來傳語道，『大人今日動身，特來邀你們小姐一別。我想他們如此知己，又不好故拂其情，只得命

女兒到碼頭上去。誰知去了良久，家人又來傳語道，『你們小姐，大人帶往京中去了，白銀千兩即便送來，不食前言，特來告爾。』」挹香道：「有這等事麼？」假母道：「老身一聞此信，連忙趕至碼頭，已是人舟俱杳，無計可施，只得回來。如今老爺要會女兒，沒有仙術恐不能再見他了。」

挹香聽了，便道：「雅仙妹妹竟去了麼？」說著大哭。哭了一回，又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！雅仙妹妹得了護花鈴，我也心安了。」假母又同挹香到雅仙房中。坐了半晌，心中更加淒楚。只見庭前花木如常：「雅仙妹有志從良，芳姿莫晤，倘今日尚在，他又要與我談今論古，飲酒吟詩。如今鳳去臺空，我金某其將何以為情耶？」想到此，不覺滄然淚下，乃向案頭拈了一枝筆，題詩一首於壁上云：

藍橋曾憶謁雲英，才得相逢心便傾。

此日桃花人面杳，頓教漁父觸離情。

挹香寫完，讀了一遍，淚流滿面。假母慇懃勸慰，挹香又坐半晌而別。

信步而行，己至千將坊，便往章幼卿家。幼卿接進道：「為什麼京中已回來了？」挹香含淚道：「都是進了京，以至如此。」說著，不覺掉下淚來。幼卿見了如此光景，心中十分不解，便道：「我問你京中幾時回來，為什麼不會試呢？」挹香便將害病之事告訴了幼卿。幼卿道：「今日君來卻也巧甚，我正有言欲告於君，為何你先向別人垂淚？」挹香揩了眼淚道：「總歸書生福薄，豔福無常。我蒙你們眾姐妹相愛相憐，亦是前生之福，奈何不能久聚，令人惆悵頓生。前者愛芳妹東國從良，我已心中不樂，乃不料如今又是……」挹香說著，不覺哽咽流淚。幼卿見他如此，疑他知道而來，便問道：「莫非你已知其事了麼？」挹香道：「我初不知道，至今日方知。」說著，便坐在榻上涔涔淚下。幼卿又想道：「不知為著何人，還是為我？」便問道：「香弟弟，你為著何人這般惆悵？」挹香道：「你想為著何人？」幼卿道：「莫非為著我麼？」說著，便坐在挹香身邊，拿手帕兒替他拭淚。挹香道：「姊妹又沒有甚麼離情訴我，我有甚麼惆悵？」幼卿只道挹香怪他，忙分辨道：「你也才得到來，我正欲告你，你自己先在那裡自悲自切，叫我也不能進言，為甚麼倒怪起我來？」挹香道：「怪你甚麼，就是你不說．我也知道的。總歸我金挹香福薄就是了。」幼卿道：「香弟愚矣。君不聞人生於天地間，為鬚眉者必期顯親揚名，為巾幗者亦望芳流千古。即如我等誤謫風塵，青春辜負，就是有志從良，你也不好怪人怨己的。況你雖知大略，底細未明，先是一番哭泣，使我十分淒

測，要說底細也說不出了。」挹香道：「我已明明白白，怎見不知底細？」幼卿道：「你問過何人而知底細？」挹香道：「雅仙妹妹假母向我細說，難道還不知底細麼？」幼卿道：「雅仙妹妹家假母雖則知之，他究竟不曉從中底細。」挹香道：「如此說來，姊姊得明底細，倒要請教。」

幼卿道：「這個人雖是初交，倒也情厚。溫文秀雅，卓識多聞，動作行為，不像負心之輩。雖則蒙君相待，辱愛有加，然久逗花前，亦非了局。如今遇此機會，亦可為天假奇緣，你也不可這般悲切。況君之姊妹交尚多，花晨月夕，仍可尋歡，亦何必形惻惻淒淒之色。」說罷，不覺下淚。挹香道：「姊姊所言，其人既是多情，日後不至辜負，我也可放心了。所悲者月地花天少了一美人作伴，你想可悲不可悲，可恨不可恨！」挹香說罷，淚珠兒撲簌簌流個不住。幼卿道：「君言誠是，我豈忍與你分離，但此事出於無奈，望君寬懷。」挹香聽了道：「若說姊姊他日與我分別，我更加要悲切了。」幼卿道：「但是吉期在邇，後日就要于歸，所以今日為君告之。」挹香道：「姊姊，你又來了。你說知其底細，真真謬極了。他還是去年歲底去的，甚麼後日不後日，可是你弄錯了？」幼卿聽了，便問道：「你說何人？」挹香道：「你說何人？」幼卿道：「你說何人？」挹香道：「我說的是武雅仙妹妹。你說的何人？」幼卿哭道：「我說的就是我自己。」

挹香聽了這話，不覺大哭道：「為何姊姊你也要去了？那人是何等樣人，有福與姊姊作伴？」幼卿道：「此人姓張，筮仕雲南，羈身滇瀆。近因奉催軍需，小憩金閶。到了我處，蒙他青眼相看，願訂偕老。觀其風雅志誠，似乎可托。是以托人探聽了幾日，訂於後日成嘉耦禮，共續鸞盟。第不過與君相聚多年。未忍遽焉分別。惟望君勿念葑菲，妾心亦慰。」言訖淚落如珠。挹香亦揮淚道：「我與姊姊多年心契，正圖相聚，怎說要棄我而去，得毋增我把袂牽襟之感耶？雖姊姊梅將迨吉，青春不可再負，但不知張君筮仕滇池是何官職？籍貫何方？可是鍾情之輩？不要僅貪姊姊之色美，兼瞰姊姊之金多，到日後終身無靠，依然為棄舊憐新者，那時姊姊入此室處，既不能越其範圍，又不能別籌良策，致遭妒花風雨狂暴相催，我金挹香詎能偕往保護芳卿？凡人性情不測，設一二欺凌姊姊，我金某不知猶可，倘若知之，我將何以為情耶？望姊姊細心防備，後日要去，我也不好強留姊姊的。」說著又哭。幼卿道：「你的言語誠為金玉，但愚姊久圖風塵，早有從良意，苦無可意人。這個張家公子乃是白門望族，職為觀察，一切情形，愚姊已為探聽，大約不至誤訂，君請勿憂。」挹香道：「籍貫白門，是南京人了。但南京人是不善者多，咸以刁詐成風，奸謀為念，世俗有『南京拐子」之諺，姊姊更宜慎之。」幼卿笑道：「挹香，你木愚了。世俗之言，豈可作證？」挹香道：「姐姐慧眼，自然善能

擇人，亦何須我言之喋喋。」

二人說了一回，天色已晚，挹香因幼卿歸期在邇，不忍分離，那夕就在幼卿家剪燭談心，共陳衷曲。正所謂：

世上萬般愁苦事，無非死別與生離。

後日，挹香復至幼卿家。挹香謂幼卿道：「卿今去矣，僕之思慕何時能已。卿去後務望諸事留神，我金某是『從此蕭郎是路人』，不能再為卿護了。今日姐姐于歸，我也不敢以俗物贈奩，聊賦《催妝》數什，日後姐姐言念鄙人，不妨對此俚詞一唱，亦如與我見也。」說著袖中取出詩箋，遞與幼卿。幼卿和淚展開一看，見上寫：

願遂求凰竟賦歸，惜花蝴蝶尚依依。

鯫生恨未生雙翼，常伴卿卿作對飛。

其二

謝卻歌衫舞扇緣，韶華不再負年年。

宓妃豈肯常居洛，有客鍾情解惜憐。

其三

卿去離懷客獨癡，百年嘉禮趁良時。

從今香國狂應減，人面桃花繫我思。

其四

驪歌一曲作催妝，卿意儂情兩不忘。

從此蝶蜂休問信，名花今已嫁東皇。

幼卿看罷道：「蒙惠佳章，銘心拜領。所囑一切，我已知道，不要說了。若再說時，使人更加淒楚了。」便向身邊解下一個羊脂玉龍玦，遞與挹香道：「愚姐無以為贈，這玉佩乃我平素心愛，今日贈君，寸心聊表，君其納之。」挹香聽罷，心如刀割一般，含淚接了道：「蒙貺佳珍，多謝姐姐。僕當佩之於身，以表不忘之意。但是他日見物懷人，又要多增惆悵。」幼卿聽了，搖搖手道：「不要說了，我心碎矣。」挹香亦語不成聲，二人無非淚眼相看而已。俄而張家彩輿臨門，挹香無可奈何，與幼卿抱頭大哭一場，幼卿方才上轎排踏，由千將坊往曹家巷而去。挹香追至門前，眼睃睃的猶是探望，直至轎子轉了彎看不見了，方才回去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